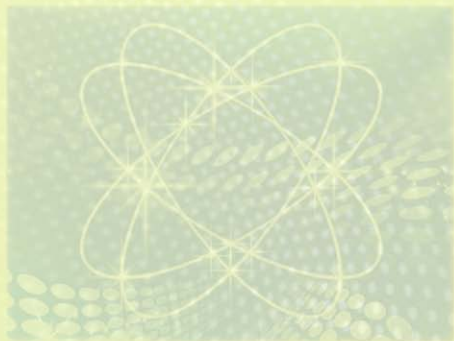


心系陈岩村

张嘉佳 著



湖北长江传媒数字出版有限公司

1990年春，在英山县三门河乡调研，我（前排中）和调研组成员与王海（前排右一）、周贤成（后排右一）等乡领导合影



1990年春，我（前排左二）与在英山县挂职锻炼干部合影

参观毕昇纪念馆





在毕昇公园与陈继军留影

参观鄂皖交界处新四军战斗遗址





宋——陈公路似白龙匐山



培育天麻的大棚



高山茶园



1998年，村小学新楼房

1999年春，省新闻出版局送书到三门河乡，我（中）、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邱久钦（右）和三门河乡长郑成贵（左）在捐赠仪式上





1999年春，参加省新闻出版社送书活动后，我（后排中）、王胜琴（后排左一）、刘美蘋（后排右一），与陈岩村支书胡知良（后排右三）、村主任胡时俊（后排左三）及村民小组组长合影

2006年元月，我（右四）和县委书记邓新华（右三）、省政府研究室刘良谋（右六），参加宋——陈公路改造竣工仪式



村部办公室
（局部）墙上挂满锦旗



青山掩映 陈岩村



六石棵塘新农村一角

心系陈岩村

• 1 •

经验证明，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，他本身也是幸福的。

——马克思

巍巍大别山，横亘鄂豫皖三省边界，起伏的群峰像是天边的一幅画卷，气势磅礴。海拔 1729 米的主峰天堂寨南麓，是历史渊远的英山县。

据英山县志记载：秦汉之际，英布反出骊山屯兵此地，先助项羽抗秦，后辅佐刘邦战胜项羽。1270 年（宋咸淳六年）建立英山县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——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的故里，即距今县城东北 41 公里的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。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术发展中的

一个里程碑，对世界文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。英山是老苏区，早在 1927 年就组建中共党组织，红四方面军从这里西征，红二十七军于此组建，红二十五军由此北上长征，红二十八军以此为根据地坚持抗战，1939 年被誉为抗日模范县。解放战争期间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以此为后方根据地。

大自然不公，它把英山造就成“三峡两河”、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地形地貌，土地贫脊，资源奇缺。解放前这里经济十分落后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英山人民战天斗地，修水库，改河道，造梯田，城乡，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但是，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农民生活还在“贫困线”上徘徊，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到英山县调查山区经济发展情况。初春的早晨，我站在三门河乡政府门前，注目眺望：初升的太阳在山坳中露出笑脸，巍峨的山峰在阳光照耀下披上金黄色外衣，飘动的轻雾宛如白色轻纱，山林在薄雾里时隐时现，好似游动的画卷。平生第一次到山区，被眼前的晨景迷住了。罗丹说：“自然总是美的”，我找到了印证。可是，一想到英山的同志自嘲“革命的红土不红，开放的热土不热”，贫困的英山与山区美景很不协调，心中不免有些惆怅。

“你今天一定要去陈岩村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乡党委书记王海走到我身旁。他是从县纪委交流到乡里任一把手的，为人诚实肯干，口碑不错，是个有作为的年轻干部。

我收回脱缰的思绪，“去啊，昨晚不是商量好的吗，你是不是有其他事情要改日期？”

“这些天你连续去了六七个村，早出晚回，就是在山里工作的人也感到累。”王海手指远处被云雾笼罩的山峰，关切地说：“陈岩村是英山的边远村，与安徽岳西县交界，从三门河到那里有 20 多里远，中间要翻过两座山头，还是休息两天再去吧。”

“听你介绍，陈岩村是全县的特困村之一，至今仍有不少农户的生活比较贫困，我心里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很想早点了解清楚。”我说。

“山路又陡又窄，自行车也骑不成，全靠腿走，我担心……”王海话到嘴边忍住了，不停地打量我。

“担心我体力不济，走不去？”我拍了一下身子笑道，“当年在大学读书时，跑几千米不在话下。参加工作以后长期在基层，住队蹲点做农活，样样都来。如今身体结实，没病没疼，走 20 几里路不会有问题。”

王海摇了摇头，“你现在是省里干部，上下班有车接送，腿劲恐怕不如当年，在城里逛逛马路还可以，走山路就不一定行。”

我像挨了一记耳光，脸上火辣辣的，低头沉思：这些年随着职位的升迁，车子越坐越小，脚步越迈越慢，身子越来越懒，民情越知越少。王海给我敲了警钟，不能忘记自己是“草根”出身。想到这里，我坚毅地说：“不论山路如何崎岖，今天一定要走到陈岩村，爬也要爬去！”

小路弯弯曲曲，盘山而上。山坡上，叫不出名字的粉红色、白色小花点缀在碧绿如茵的青草中，低垂的迎春花枝条上绽开着黄色花朵。在这仿佛是花的世界、绿色的海洋，我顿觉神清气爽，步履轻快，紧随王海踏上行程。

我们边走边交谈，王海介绍沿途情况，不知不觉登上了第一个山头。王海手指走过的山坳说：“那儿是杨树堰村，往东南再翻过一座山头就到陈岩村了。”

我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汗珠，看了看远处山头，豪情油然而生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虽‘知距天命之年不远，但自感脚力尚可，岂能被一座小小山头折服！’”

王海笑了笑，“前面那座山更高，路更陡，是不是找户人家歇歇脚，喝杯水再走？”

“不用，你托人带信给陈岩村支书，说我们中午赶到，不能让他眼巴巴等候。”我脱去外衣，紧了紧裤带。

山路越来越窄，像根灰黄色的带子飘向远方。这时，我的背上淌出汗水，大口大口喘气，嗓子象冒烟一样难受，脚象绑块砖头提不起来。我暗暗告诫自己，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，决不能败下阵来。王海见我气喘吁吁，不时停下来拉我。忽然，我觉得眼前闪出金花，耳朵嗡嗡直响，惊愕地问：“怎么我的耳膜作胀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”

王海扶我坐下，说：“这是高山反应，山上气压低，不常往山里走的人会有这种情况。你张开嘴，做几次深呼吸，也许会觉得好些。”

我闭上眼休息片刻，问：“这里的海拔高程是多少？”

“陈岩村最高的犁头尖，海拔是 912 米，这个地方估计有 800 米。”王海看了一下手表，说：“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到村里还有五分之一路程，你在原地休息片刻，我赶到村里找副担架。”

“坐担架上山，我岂不成了‘官老爷’，村民们看见

会怎么想？那还不躲得远远的，我还搞什么调查研究？”我把毛衣、毛裤脱下，背在肩上，大喝一声：“豁出去了，不到陈岩非好汉。”

胜利，往往在最后的努力之中，经过数小时的攀登，终于抵达陈岩村边界。王海兴奋地说：“到了到了。”我抑制不住内心喜悦，跳上一块突兀巨石，眺望山上山下：只见群峰环绕，缕缕白云像轻纱飘舞山间，纱巾般轻雾弥漫山坳，村舍忽隐忽现。我长长舒一口气，情不自禁胡诌了几句：彩云飘飘似仙境，几家村舍隐云间，莫言山路多陡峭，只因心中惦民情。

这时，远处有人疾步走了过来。王海向我介绍，他是陈岩村支书简先富：四十岁左右的汉子，中等身材，红黑脸庞，浑身透出山里人的质朴。

“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上山了，我应该到前面去接，临时有事耽误了，实在对不起。”简先富搓着双手歉意地说。

“不用接，我还走得动，走不动也不会上山了。”我笑着回答。

“王海书记托人捎信，说你要来，我还不相信，这么大的‘官’怎么会到偏远的高山村？乡里干部经常来，县里领导也只接待过那么几次，今天接待省里来的干部，这还是头回咧！”

“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以后还可能经常来。”

简先富还要说什么，被王海拉住，“你不要只顾说话，我们一上午没有喝一口水，嗓子冒‘青烟’，肚子也饿得

咕咕叫，快引我们去你家，吃饱喝足后再商量下午的活动。”

简先富引我和王海沿着一条小路下山到村里去，路上给我介绍陈岩村的情况：全村四个小组，131 户，490 口人，散住在 68 个湾子里，人平 8 分耕地，人平年收入不到 200 元。

“不到 200 元？”我不敢相信，连问两遍，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。“这么低的收入水平，村民怎么过日子？”

“不瞒你领导说，红芋饭，南瓜汤，糠菜半年粮，只要填饱肚儿就行了。”简先富声音低沉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低落情绪。

解放 30 年了，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上，这不亚于一记重锤敲击着我的心头。

用完午饭，我到湾前转了转，呈现在眼前的情景是：土砖瓦房杂乱无章地依山势而建。村民三三两两坐在门前晒太阳，男的双手抄在衣袖里，眯着眼睛似睡非睡，女的埋头做针线活，无声无息，路上不见行人走动，田间没有村民劳作。这一切，恰似挂在山坡的一幅版画，灰暗的色调，万物静止不动，毫无生气。

我无法想象村民此时此刻的心情，他们是在享受祥和的田园生活，还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，逆来顺受？

我问简先富，“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，也不见烟囱冒烟，难道他们都早早吃完中饭？”

“山里人一天吃两餐，上午 10 点钟左右吃早中饭，

下午 5 点钟吃第二餐。”

“吃两餐，是粮食不够，还是生活习惯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事情做，村民一般起得比较晚，吃两餐也能过得去，把粮食节省下来到农忙时吃。”

“眼下阳春三月，正是春种的黄金季节，现在不忙到秋季哪来收成？俗话说‘锄头口上出黄金’，好日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是在勤劳中获得的。”

“山里春天没有什么农活做，两三亩地的麦子年前就种下去了，只有等割麦插秧才忙一阵子。”

“要把‘春闲’变‘春忙’，组织村民从事其它生产活动。这里山场这么大，长的都是成不了气候、值不了几个钱的马尾松，可以有计划地实行迹地更新，发展经济林，既可以富民又可以绿化荒山。”

“耕地承包到户，山地还是归集体所有。村委会曾经动过心事，发展板栗，可是村里集体经济是个空架子，拿不出一分钱买苗木。”

王海接过简先富的话，说：“要是把山林也分到户就好了，既开辟了致富途径，又可以激发村民自力更生精神。上面不出政策，下面怎么敢动？”

我朝王海点了点头，同意他的观点。不是村民甘愿坐等守穷，他们有头上有“紧箍咒”，动弹不得。政策制订者的思想落后于形势发展，不能与时俱进，这才是“守着金山要饭吃”的症结所在。

这时，我朝塍子东头走去，随手推开一农户大门，一股酸臭味迎面扑来，定眼一看，猪圈就在屋内，一头猪仔在泥水中拱来拱去，活象坐“水牢”。房屋右侧是锅灶，

炊烟把屋内熏得漆黑，泥土灶台上零乱地放着碗筷。睡床是用木板搭起的，棉被又硬又破。

“改革开放十多年了，这户人家还如此贫困，真不敢想象！”我喃喃自语，心在颤抖……

简先富给我解释，“这户的户主叫胡从富，全家 5 口人，就是他一个强劳力，一年到头仅靠 3 亩多地收点粮食勉强糊口。破房子有十几个年头了，墙壁倒了就用泥巴糊糊，屋顶漏了就添几块瓦补一下。”

“象胡从富这样的家庭，全村有多少户？”我问。

“大概有三分之一，其他农户要稍微强些，但也好不了多少。”

王海走到我身边，说：“刚巧你看到这户是最穷的，再到其他农户家看看，你就会知道山区还是有变化的。”

我明白，王海怕我“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”，看不到扶贫开发的成绩。近些年，国家和省里把英山县作为科技扶贫重点县，实施“星火科技计划”。星火要成燎原之势，非一日之功，需待时日。我猜想，陈岩村仍然贫困，也许是因为未受到“星火”恩惠，火候未到。

忽然，外面传来“喔嗨、喔嗨”的喊叫声，我十分诧异，走出屋外一看，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在手舞足蹈，边跑边叫。“这人怎么了，棉衣也不穿，不怕冻坏身子？”我问简先富。

“他是傻子，山里称糊糊汤汤的，头脑不清醒。这号人，吃饭不知饥和饱，睡觉不知颠和倒，见人不识老和少，一年四季都是风风癫癫的。”

“家里应该把他看管好，这样乱跑要是掉到堰塘里，

弄不好要把命丢掉。”

“这家人命苦，傻子的爷（父亲）王全福，精神也有毛病，娶个女人是哑巴，一家四口就有三个残智。住的两间破房子，冬天不能挡风，夏天不能避雨，吃了上餐不知道下餐在哪里。”

王海接过话，“山区的残智人很有一些，家里把他没有办法，村里也无力帮助，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实行救助才是。”

“山区残智人多是什么原因？”我问。

王海说：“一个主要原因，是近亲结婚惹下的祸根，不是姑表结亲，就是堂兄妹成婚，生下的后代不少是‘痴呆傻’。哪家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一辈子也过不上安稳的日子。”

“英山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好，在全国都出了名，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问题？”

“‘痴呆傻’是六七十年代不抓计划生育，村民愚昧无知留下的苦果，八十年代以后，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了。”

这时，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村民，他们目不转睛看着我，听我的口音是外地的，觉得很新奇，心中似乎在想：这是哪里来的人，到山里干什么？简先富或许了解村民的心意，指着我对他们说：“这位同志是从省里来的，到我们村了解你们的生活过得好不好。”

村民们窃窃私语。一位满脸皱纹、头发稀疏花白的老人，颤颤抖抖地低声问：“省里……在么儿地？”

“在很远很远的武汉，离英山有四五百里路远。”

老人的方言土语我听不懂，但从简先富的答话中大致